

# 音乐艺术与自然

田  
润  
德

音乐与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广义地讲自然既整个客观世界——包括自然和社会；狭义地讲既没有人工参与的自然界，不包括社会。有的美学家好用广义的自然概念（如黑格尔）的习惯理解，这也有他们的道理。人类创造物很难从自然怀抱中提取出来，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很难分清高山之巅的哪些亭台楼阁是人为的，哪片树林是天然的，所以二者很难有绝对界限，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看，美学家蔡仪曾说：“自然的東西可以为人所创造并变成社会的東西或带有社会性；而构成社会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即从人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自然界不可分离来说，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。”既然这样，广义的自然概念在有这种合理性的前提下，就常常被广泛地使用着，也被艺术家们所接受。中世纪末时的大诗人但丁说：“艺术取法于自然，就好比学生之于老师。”（《神曲》地狱篇）这里说的“自然”就是广义的。本文在下面的论述中主要也是采取这个意义。有的地方则狭义地单指非人工的大自然——这是一点说明。

## （一）

托尔斯泰的作品被列宁誉为“俄国革命的镜子，”好的音乐作品何尝不是反映自然和生活的镜子！但这一面镜子反映的是心灵，而非自然本身的照象。正如《乐记》中述：“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”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客观世界中，各种斑斓的色彩，生动的形象，使多少人心旷神怡，使

多少作曲家灵感得以感召，这样，艺术家——音乐家在命笔时，就不只是反映客观世界，同时也将他的主观世界——他的精神写进作品里，这就是所谓艺术是主客观的统一。哥德在谈到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时曾说过：“艺术家对自然有双重关系，他既是自然的主宰，又是自然的奴隶。”作为“奴隶”要忠实于自然这个“主宰”，做为“主宰”就是要有艺术家较高的意旨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篇》中云：“写气图貌，既随物宛转，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。”随物宛转就是强调了客观，与心而徘徊就强调了主观，也就是“心物交融”说，这就指出了主客观的统一。

艺术作品中的主客观统一，是艺术家本人已与客观统一了的反映和结果。艺术家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并不都产生艺术，只有那客观对象的自然赋予了他们无穷的乐趣，并使产生了创作愿望，才有可能形成为艺术作品。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自然中引人兴趣的事物。“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，就不能不有意或无意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。”（车尔尼雪夫斯基语）艺术家往往是带着强烈兴趣和审美判断去表现他要表现的事物的，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一生历尽沧桑，当到了晚年，一位朋友问他，你对世界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是钟声，每当帕格尼尼听到钟声，就不能不陷入童年的回忆中，这回忆不但有兴趣，有幻想，更有痛苦，作为无神论者的“提琴之王”，一定更响往听到没有宗教欺骗的自由的钟声。在他著名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就三次出现了钟声的回响，帕格尼尼称这乐章为《钟声回旋曲》，可见钟声印象之深。

被誉为“音乐的山水画家”的格罗菲之所以创作了《大

峡谷》组曲，是因为他头脑中有一个真正的大峡谷。格罗菲年青时游历了美国的名山大川，当到了亚利桑那州北部的科罗拉多河大峡谷，壮丽风景和这里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后来他回忆道：“我充满着敬畏的心情，忽然想把峡谷的奇景表现在音乐里，不久我就沉浸在这样一个念头之中。”几经周折，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奇丽壮观的音画。

大自然的熏陶和影响有直接也有间接的，受描绘大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产生的音乐佳作不胜枚举，但丁的诗《神曲》，莎士比亚戏剧《暴风雨》中的场景，不止一次地被作曲家写入音乐，美术作品展现给人们的不仅是富丽堂皇的自然画卷，也有对大自然的崇高情感和深远意境的感受，钢琴曲《涛声——东山魁夷画意》（汪立三曲），就是作者在看了东山魁夷的画以后，产生了遐想。这样，无声的画卷在作曲家笔下变成了更具深远意境的音画，东山魁夷对鉴真和尚的那种为中日文化献身精神的歌颂，在钢琴曲中得到更具深情地体现。

## （二）

基本不与文学结合的器乐音乐来反映现实生活，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，既描写音乐（造型的）和抒情音乐（表现的），描写音乐偏于写客观，但不是不要主观，描绘性音乐常常带有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见解和评价，而决不象汉斯立克说的那样：“音乐作为‘不确定’的语言，是不能够重现概念的。”音乐确有其不确定性，但说音乐不能重现任何概念，未免太绝对了。一部音乐作品，我们最起码也能听出其中欢乐或悲哀的情感，难道喜怒哀乐都属于不确定的语言？大千世界，自然景物广漠无边，自然音响纷纭复杂，每幅成

功的音画都是作者精心的选择和创造，作家所创作的 形象“都和他的世界观，阶级立场和个人爱好密切关联。”（蒋孔阳语）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描写音乐借了标题，对内容加以确定之后，音乐再予以描写，内容是可以确定的，同时也表达了主观世界的思想感情。前面提到的《大峡谷》是这样；《东山魁夷画意》偏重主观“意”的表现，更是这样。卓菲亚·丽沙曾说：“感情是在一定的表象，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、自在的不具表象，判断等内涵的感情是不存在的。”这话对描写音乐来讲是很恰切的，人的情感产生也是这样的。

但音乐是最典型的表情艺术，人在客观的作用下产生了感情，用音乐表现时，也有不描写只抒情的，这就是所说的表情音乐。只用声音表情，而不表现别的，这是只有音乐才有的一种特殊性。有些不描写的抒情音乐，如无标题的室内乐，奏鸣曲等，仅限于抒情，常被人们称为“阳春白雪。”

“阳春白雪”说明程度高，不是贬语。（其实有些有标题的严肃音乐，抒情兼描写的也是“阳春白雪”。）

关于音乐描写和抒情的内容，有的人持否定态度。黑格尔说：音乐关联到的“仅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性质的内部心灵活动，只是没有思想内容的情感音响。”<sup>①</sup>这还不是全否定，俄罗斯现代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曾说：“据我看来，音乐从它的本质来说，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，不论是一种感情，一种精神状态，一种心理情绪，一种自然现象……”<sup>②</sup>这是全否定——实在是太唯心了，不仅违反马列主义反映论的原理，也违反艺术实际，一般人是不采取这种极端观点的。

此外，就是在承认音乐有内容的描写与抒情上也有不同

观点，上世纪浪漫派音乐家描写时，不否认其中的抒情，而当时较保守的人严守古典主义原则，不事描写，勃拉姆斯就是这方面有名的一个，为此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就十分赞扬他。今天看来，这争论的意义是不大的，描写抒情可统一，也可单走抒情的道路，谁不碍谁的事，不必为此争吵，究竟选择哪一种是艺术家的自由。今天写描写音乐的人很多，但是只写抒情音乐的作品也不少，这种音乐“在旋律的起伏，节奏的弛张，和声音色和音响的色调变化，在运动中表现感情的发展变化，这是任何语言艺术所不能企及的。”（钱仁康语①）这也很好。

### （三）

自然界中的音响不可胜数，如百鸟争鸣，骏马奔驰，树林中的风声，狂风暴雨，潺潺细语的小溪，波涛澎湃的大江，平静的海，汹涌的海，社会生活中音响如马达轰鸣，工厂汽笛声，战场上的枪炮声，市镇的喧闹，节日的礼炮……。正是这些弱到纤细轻巧强到起伏跌宕的变化纷纭的音响，构成了与人类密不可分的社会生活环境，只要生活在世界上，就会直接或间接感受到这些音响。有些声音较美，有些声音比较有特点，音乐家将其写到音乐里，这就是“仿声”，有些作品中运用仿声，效果很生动，很好，如法国作曲家圣桑的《动物狂欢节》（两架钢琴与九件乐器的室内乐组曲）是仿声的音乐作品典型的例子，在第一首标题小曲《引子与狮王进行曲》中，弦乐组威风凛凛的曲调，低音半音进行，以

①《美学》第一卷（黑格尔）第三十三页。

②《二十世纪音乐概况》

③见《音乐研究》83.1期29页《音乐的内容与形式》一文。

强有力的和弦模仿百兽之王的咆哮，在全曲中还有许多形象的描绘，如在钢琴高音区，突出雄鸡喔喔的啼叫，和琶音快速流动模仿骡子快速奔跑，以及单簧管咕咕地模仿森林中的杜鹃等。格罗菲在《大峡谷》组曲中的第五乐章《倾盆大雨》中运用了制风机的声响，来烘托狂风暴雨的气氛。…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很早人们对仿声就有认识，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，人由于模仿鸟鸣而学会歌唱。亚里士多德说，艺术的模仿能引起人的快感。中国古代也有认为音乐的起源是来自对动物的声音的模仿：“帝尧立，乃命质为乐，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，乃以夔鞀置缶而鼓之，乃拊石击石，以象上帝玉磬之音，以致舞百兽。（《吕氏春秋·仲夏记》）可见仿声之乐自古有之，只不过发展到现代，尤其西方一些“具体音乐”等就更有过之，使人对这种音乐更无法了解，所以，人们常有这样的误解，认为带有仿声的音乐就叫“自然主义”音乐。“自然主义”，这一词来自文学，最早可追溯到荷马，亚里士多德和但丁的时代，他们都主张艺术是自然的模本，但那时并没有叫“自然主义，”从左拉之后，“自然主义”之说闻世了，而且带着贬意，于是这词也用到音乐上，这个词的含义是不准确的，如果说模仿自然就是自然主义，那么绘画、舞蹈、雕塑不都成了自然主义了吗？历史上拉辛，拉斐尔，罗丹的作品正因为模仿的真实才久享盛名，有人会说音乐是靠声音来反映现实的艺术，我们说音乐是声音的艺术，靠听感官来感知，绘画不也是凭视感官来感知吗？只不过一个用视感官，一个用听感官，美术可以到大自然中去临摹大自然的外表、那音乐为何不能去模仿大自然的音响？雷斯庇基（意大利作曲家）在交

响诗《罗马的松林》中加入了从旷野中录来的夜鹭的录音，这种手法，远远超过了仿声，属于运用了原声，作曲家这独特的构思，不但没有影响音乐情感，而夜鹭的歌唱在乐队长音的衬托下，创造出更深的意境。如果说模仿自然就叫“自然主义”，那《罗马的松林》这首蜚声乐坛，而且在世界广为流传的乐曲，又做何解释？所以模仿一点自然，不一定就要给一顶“自然主义”的“桂冠”，那就太简单从事了，或许人们认为只作表面的客观再现，而没有深刻的内容的体现，那才叫“自然主义”，这也许有些道理。但在音乐中你又怎样去衡量它，说哪种仿声是表面的，没有深刻内在内容的？贝多芬《田园交响曲》中仿鸟声及暴风雨声是算有深刻内容的，还是不算？事实上许多仿声都表现着主观情趣，在艺术中，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客观，包括仿声，总要有主观成份在内，因而不要一见仿声就叫“自然主义”为妥。

当然，音乐作品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描绘和仿声也的确显得平庸乏味，但就其音乐本身来说，它不同于绘画……，不是简单复制生活中的自然现象，也不只描绘肖象似的生活外表，主要的还在于音乐形象所揭示的生活题材的内在情绪。从已见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描绘性音乐佳作，它们都是感于物而动而形于声的。它不但要描大自然之形，仿大自然之声，（尽管有偏重于仿声，或偏重于抒情）更重要的是抒内心之情。写景为了抒情，抒情便于写景，有时写景也是写情，这样情景交融，它就更能表现对大自然热爱之情。

总之，“音乐与自然”两者是一一主客观辩证统一的关系。二者溶为一体，才能使作品的音乐形象生动，有灵魂，有蓬勃的生命力。离开这些音乐作品的内容便无所附丽。